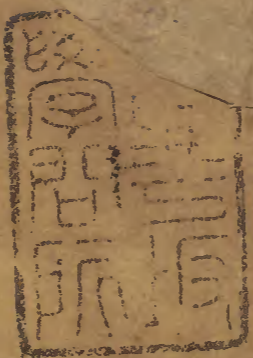


古文世編

九十一之二



漢書門		三七三二	九八	五〇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三七三二	五〇	九
類	號	冊	架	函	冊

內閣文庫		漢	3732
冊數	50	(40)	
函號	359	5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古文世編卷之九十一

淺草文庫

蘇軾

蓋公堂記

醉白堂記

凌虛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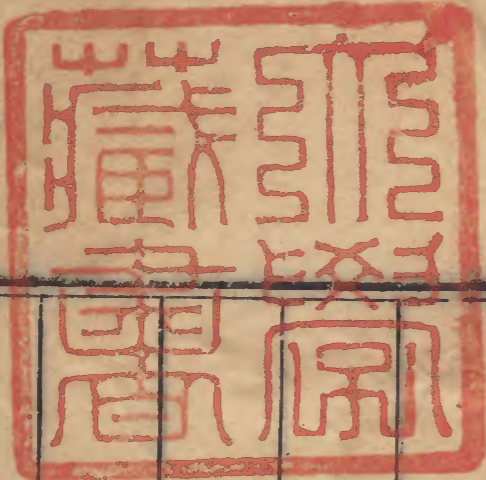
王君寶繪堂記

六一居士集序

范文正公文集序

怪石供

錢塘勸上人詩集序





書遊湯泉詩後

徐州蓮華漏銘

擇勝亭銘

雪浪齋銘

文與可琴銘

硯銘

觀碁

補龍山文

祭歐陽公文

祭陳君式文

祭龍井辨才文

祭刀景純墓文

惠州祭枯母文

祭吳子野文

書東臯子傳後

桓公管仲論

呂惠卿書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

置不得僉書公事誥



石鍾山記

清溪詞

放鶴亭記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書唐氏六家書後

夢齋銘

大別方丈銘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

志林亭堂

中山松醪賦

勝相院經藏記

石室先生畫竹贊

飛白贊

宣召入學士院謝皇太后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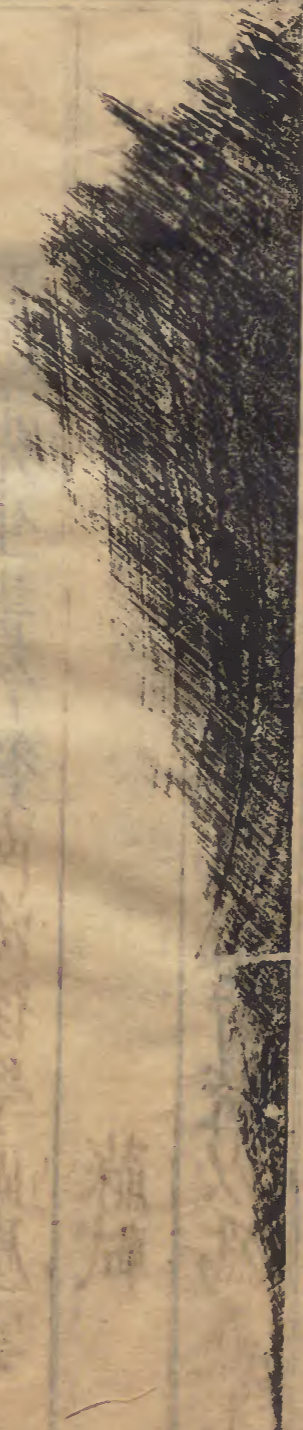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潮州韓文公廟碑

李太白碑陰



宗且野大類...



古文世編卷之九十一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蓋公堂記

蘇軾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效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絕其飲食之美者暮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效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



求於醫醫以爲寒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  
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  
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瞽之狀無所不至三易  
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  
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  
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  
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  
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  
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

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  
制以鑄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  
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  
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  
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  
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  
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  
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  
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







醉白堂記  
 蘇軾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  
 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  
 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  
 為公既以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  
 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  
 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  
 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  
 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

醉白堂記

蘇軾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  
 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  
 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  
 為公既以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  
 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  
 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  
 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  
 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



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  
欲哉夫忠獻公旣以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  
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  
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  
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  
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  
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  
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  
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

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  
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  
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  
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  
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  
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旣不以其所  
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  
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  
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



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  
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  
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曾以為不如顏  
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  
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  
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  
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  
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  
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義不得辭乃泣而書之

凌虛臺記

蘇軾

臺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  
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  
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  
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  
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  
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  
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  
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



古文集 卷之九十一  
三十一  
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

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旣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旣已言於公退而爲之

記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一

真六

蘇軾  
王君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  
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  
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  
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  
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  
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  
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

王君寶繪堂記

蘇軾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  
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  
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  
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  
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  
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  
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一

八



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  
與畫然至其留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  
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  
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  
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  
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  
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  
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  
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

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  
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  
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  
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  
平居攘去膏梁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  
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  
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  
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

記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一 十一 一百五十四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巳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厚主其說

六一居士集敘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巳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厚主其說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一

十一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一  
三百三十一  
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下之人僥倖一切之  
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  
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  
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  
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  
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  
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  
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  
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

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  
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  
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  
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  
佛亡莫或止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  
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  
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  
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  
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



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  
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  
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  
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  
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  
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  
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有成就至嘉祐  
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  
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没十有餘年士

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  
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  
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  
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  
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  
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  
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  
旣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文世編 卷之九十一 十一

二百四

蘇軾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神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

文世編 卷之九十一 十一



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予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彞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稿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

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或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語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授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



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

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一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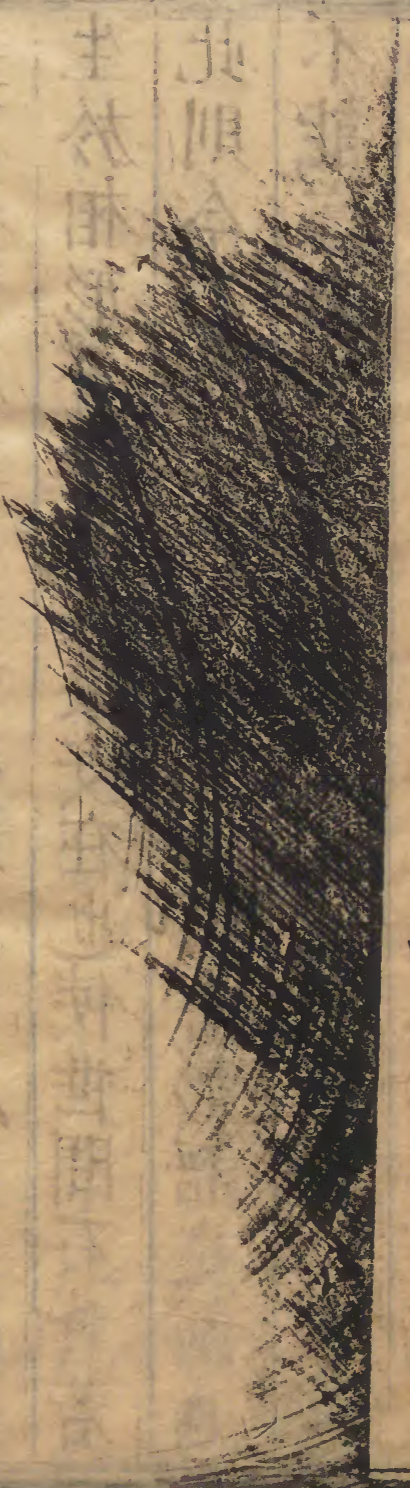
三百廿三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一 十四



蘇軾集卷之九十一

四十一



其文不謂又宜古所無... 其文映人... 今齊安江上... 禹貢青州有鈇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王者

怪石供 蘇軾

禹貢青州有鈇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王者  
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  
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  
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  
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  
此則今之凡石復為怪矣海內有形語之國口  
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  
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一 六



真以為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  
 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  
 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  
 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羣石之長又得  
 占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  
 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嘗以道  
 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  
 璧與瓦礫等而况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  
 池水強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

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  
 注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  
 州東坡雪堂書

宗師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嘗以道  
 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  
 璧與瓦礫等而况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  
 池水強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  
 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  
 注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  
 州東坡雪堂書



日傳聚八口... 里而求之其公士之求公也...

一貧一富... 一死一生... 蘇軾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予嘗薄其爲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傑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士之負公者亦



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事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事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游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

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予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予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予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蘇軾書遊湯泉詩後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于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猱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為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為楊李祿山所污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為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獨為三子者咏歎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為當

書遊湯泉詩後

蘇軾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于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猱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為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為楊李祿山所污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為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獨為三子者咏歎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為當



塗者所憊而後得爲高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  
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汙泉豈知  
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之所病也泉  
固無知于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  
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徐州蓮華漏銘

蘇軾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  
智聞于天下作蓮花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  
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  
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  
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漏  
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揚  
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  
改作而請銘于軾銘曰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一 三十一  
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  
計者必付之于度量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  
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  
月之晦明昆侖旁薄于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  
而不能逃于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霾風  
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為吏者  
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  
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  
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擇勝亭銘

蘇軾

維古潁城因潁為隍倚舟于門大哉洋洋如淮  
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  
可流我觴我欲卽之為館為堂近水而構夏潦  
所裹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欒梁  
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  
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蕢  
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褱襖  
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旣薺我茶亦醪我漿



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減春朝  
花郊秋夕月塲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以改爲  
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聖人不留  
一方虛白爲室無可爲鄉神馬尻輿孰爲輪箱  
流行坎止雖獨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  
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  
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變仰滅與生  
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育

雪浪齋銘

并引

蘇軾

予於中山後園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  
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幽陽爲大  
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而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  
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  
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  
聖元

文與可琴銘



古文世緒 卷之九十一 三十三 二百四十一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醪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  
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  
言者似僕

硯銘

或謂居士吾當往端谿可爲公購硯居士曰吾  
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  
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曰真手不壞居士  
曰真硯不損紹聖二年十月臘日識

觀碁

蘇軾

予素不解碁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  
戶晝寢獨聞碁聲千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  
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儻  
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隅坐竟日不以爲厭也  
五老峰前白鶴遺趾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  
獨游不逢一士誰歟碁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  
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鈞意鈞豈在  
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



優哉游哉聊復爾耳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補龍山文 并引

蘇軾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温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  
落温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  
伏恨今世不見此文予乃戲為補之曰征西天  
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哲壺歌雅奏緩  
帶輕恰胡為中觴一笑粲發梗楠競秀榆柳獨  
脫驥馭交鶩鶩蹇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  
服囚首枯顛茁髮維明將軍度量闕達容此下  
士顛倒冠鞮宰夫揚解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



侑此爵右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  
 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  
 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  
 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  
 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  
 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殺右解

祭歐陽公文

蘇軾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  
 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  
 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泰山喬嶽雖不  
 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數計而  
 周知今公之歿也赤子無所仰庇而朝廷無所  
 稽疑斯文化為異端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  
 無與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  
 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魍魎而號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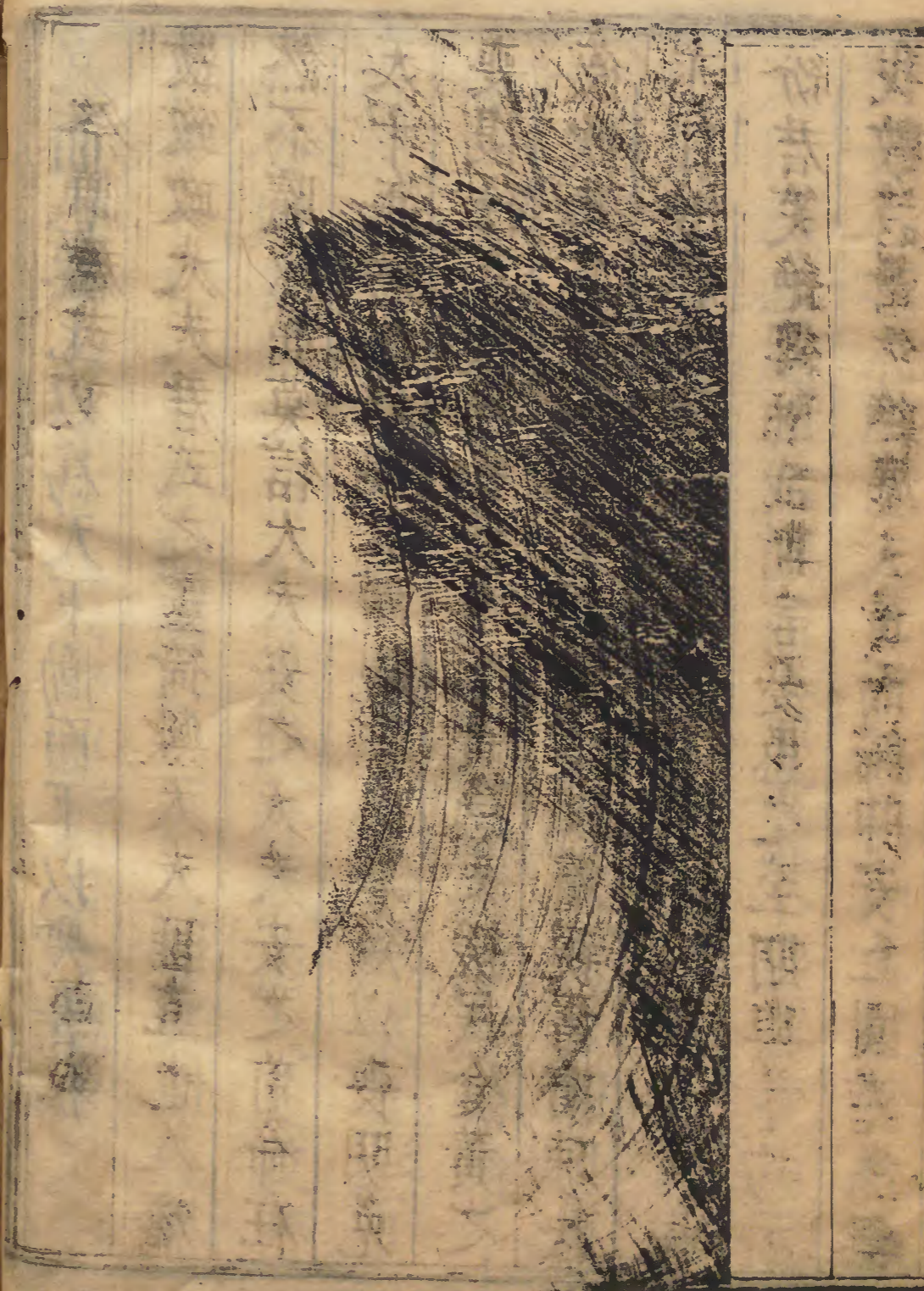


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旣用也則  
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  
於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  
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  
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之溷濁潔身而逝乎  
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遯世  
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竇緣出入受教門  
下者十有六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吊  
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辭千里以寓一  
哀而已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世文世續 卷之九十一

廿五



祭陳君式文

蘇軾

故致政大夫君式之靈猗歟大夫匪直也人矯  
然不隨以屈莫信大夫安之大夫安之有命在  
天十年躬耕以娛其親親亡泣血幾以喪明免  
喪復仕哀哉為貧從政于黃急吏緩民食黃之  
薇飲其水泉我以重罪竄于江濱親舊擯疎我  
亦自憎君獨願交日造我門我不自愛恐子垢  
紛君笑絕纓陋哉斯言憂患之至期與子均示  
我數詩蕭然絕塵去黃而歸即安丘園澹然無

蘇軾集 卷之九十一 祭陳君式文



求抱潔沒身倚歟大夫有死有生如影之隨如  
環之循富貴貧賤忽如浮雲孰皆有子如二子  
賢千里一觴侑以斯文尚饗

祭龍井辯才文

蘇軾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  
我見大海西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  
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  
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  
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  
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躡嵩後二  
十年獨餘此松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歛歔  
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弔井龍我去杭時白叟



黃童要我復來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去將安從  
噫參寥子往奠必躬豈無他人莫寫我曾

祭刁景純墓文

蘇軾

嗟我少君四十二歲君不我少謂我昆弟今我  
已老鬢鬚蒼然君之永歸不爲無年我獨何憾  
過期而哭人之云亡哀此風俗涉江而東究其  
山川顧瞻萬松蔚乎蒼芊尚想松下幅巾杖屨  
迎我於門抵掌笑語豈其忽焉歛茲一墳俛仰  
空山草木再春平生故人幾半天下紛然日中  
掉臂莫夜我非至人心有往來斗酒隻雞聊寫  
我哀尚饗



惠州祭枯骨文

蘇軾

爾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  
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  
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傷殘  
螻蟻穿穴但爲藁冢罕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  
義同兄弟或解脫而無戀超生人天

祭吳子野文

蘇軾

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默自求闔門垂幃兀爾  
坐忘有似子微或似壺子杜氣發機徧交公卿  
靡所求希志人緩已忘其渴饑道路爲家惟義  
自歸卒老于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  
有疾不藥但却甘肥問以後事一咲而麾飄然  
脫去雲散露稀我獨何爲感歎欷噓一酹告訣  
逝舟東飛尚饗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  
 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為  
 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  
 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  
 無在予上者嘗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  
 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  
 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  
 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

書東臯子傳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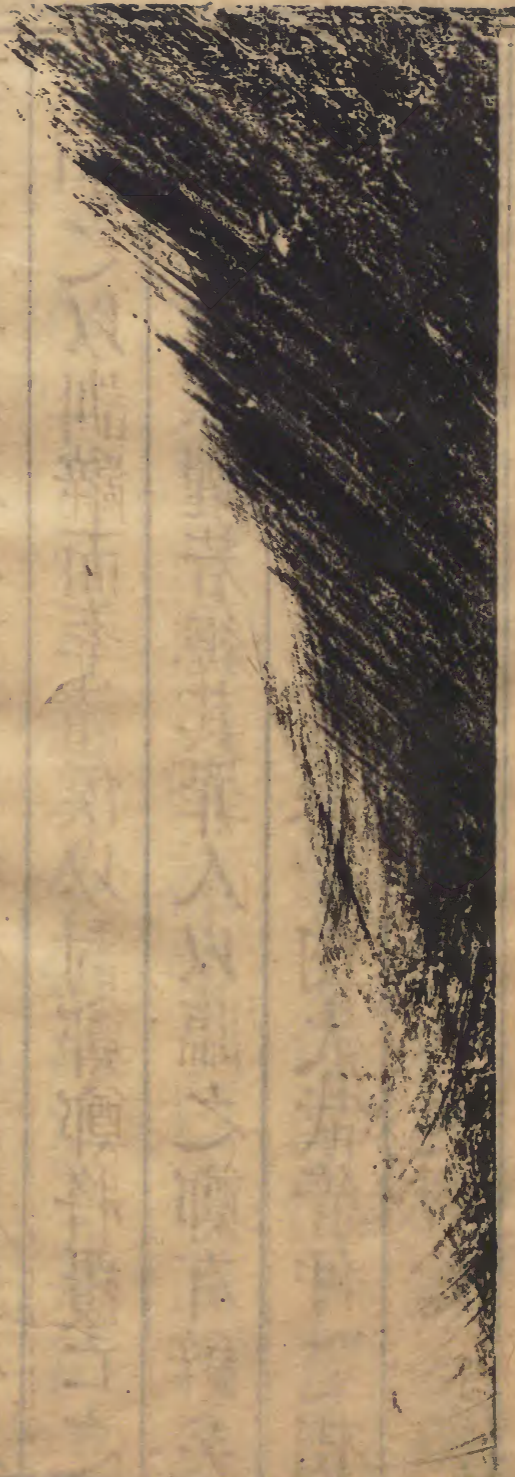
蘇軾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  
 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為  
 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  
 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  
 無在予上者嘗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  
 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  
 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  
 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



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子  
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  
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  
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  
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  
旣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  
循梅五太守聞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  
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  
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  
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  
光游好養姓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蓋友  
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桓公管仲論

蘇軾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  
 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  
 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緩之以  
 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  
 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  
 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  
 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  
 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



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變之  
旤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  
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  
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  
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  
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  
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  
主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天下誦之齊  
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

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弑之疑  
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是廢之乃欲以  
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  
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  
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  
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  
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  
者則以爲此七人者皆失于不殺以啓亂吾以  
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



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  
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  
害吳太子不用鼂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  
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江  
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  
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  
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  
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  
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爲

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  
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旣  
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  
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  
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  
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  
君羨武后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  
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  
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夫嗜



殺入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  
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  
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  
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  
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病  
而先服烏喙憂熱病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  
藥殺人矣彼八人者未病而先服藥者也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  
得簽書公事誥

蘇軾

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  
滔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某以斗筭之才  
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  
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  
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  
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  
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



之心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  
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昇重權復陳罔上  
之言繼有礪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  
矯誣德音猶在始之與政共爲惠私喜則摩足  
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  
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籍橫被江東至其  
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  
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旤興言及此流涕  
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  
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上爲款賊之具迷國  
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  
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  
 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  
 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  
 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于潭  
 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抱止響騰餘  
 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  
 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  
 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  
 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  
 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  
 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于潭  
 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抱止響騰餘  
 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  
 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  
 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



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  
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亂石間擇  
其一二扣之控控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  
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  
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  
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  
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  
發于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  
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潏

潏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  
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  
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  
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  
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  
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  
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  
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  
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



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大江南兮九華西泛秋浦兮亂清溪水渺渺兮  
山無蹊路重複兮居者迷爛青紅兮粲高低  
十里兮稻千畦山無人兮雲朝躋藹濛濛兮滄  
淒淒嘯林谷兮號水泥走鼉鼉兮下鳧鷖忽孤  
壘兮隱重堤杳冥茫兮聞犬雞鬱萬瓦兮鳥翼  
齊浮軒楹兮飛栱枅鴈南歸兮寒蜩嘶弄秋水  
兮挹玻璃朝市合兮雜耄覲挾簞瓢兮佩鋤犁  
鳥獸散兮相扶携隱驚雷兮鶩長霓望翠微兮

清溪詞

蘇軾

大江南兮九華西泛秋浦兮亂清溪水渺渺兮  
山無蹊路重複兮居者迷爛青紅兮粲高低  
十里兮稻千畦山無人兮雲朝躋藹濛濛兮滄  
淒淒嘯林谷兮號水泥走鼉鼉兮下鳧鷖忽孤  
壘兮隱重堤杳冥茫兮聞犬雞鬱萬瓦兮鳥翼  
齊浮軒楹兮飛栱枅鴈南歸兮寒蜩嘶弄秋水  
兮挹玻璃朝市合兮雜耄覲挾簞瓢兮佩鋤犁  
鳥獸散兮相扶携隱驚雷兮鶩長霓望翠微兮



古文世編 卷八十九 二百十

古招提挂木抄兮翔雲梯若有人兮悵幽栖石  
為門兮雲為闈塊虛堂兮法喜妻呼猿狙兮子  
鹿麕我欲往兮奉杖藜獨長嘯兮謝阮嵇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  
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于故居之東東山  
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  
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  
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  
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  
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  
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雲表莫則僊東山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  
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于故居之東東山  
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  
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  
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  
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  
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  
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雲表莫則僊東山

蘇軾 蘇軾 蘇軾



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于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

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歛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繫獨終日于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







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  
 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  
 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  
 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  
 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  
 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  
 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  
 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  
 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  
 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  
 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  
 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

文與可畫筍簞谷偃竹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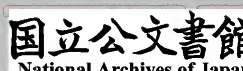
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  
 蚶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  
 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  
 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  
 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  
 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  
 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  
 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  
 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  
 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



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  
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  
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  
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語於斯竹也  
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  
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  
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  
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之地而罵曰吾將以  
為韞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

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  
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於子  
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  
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  
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  
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  
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葉落庭空  
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  
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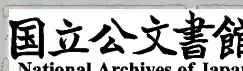




遺余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喬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于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一 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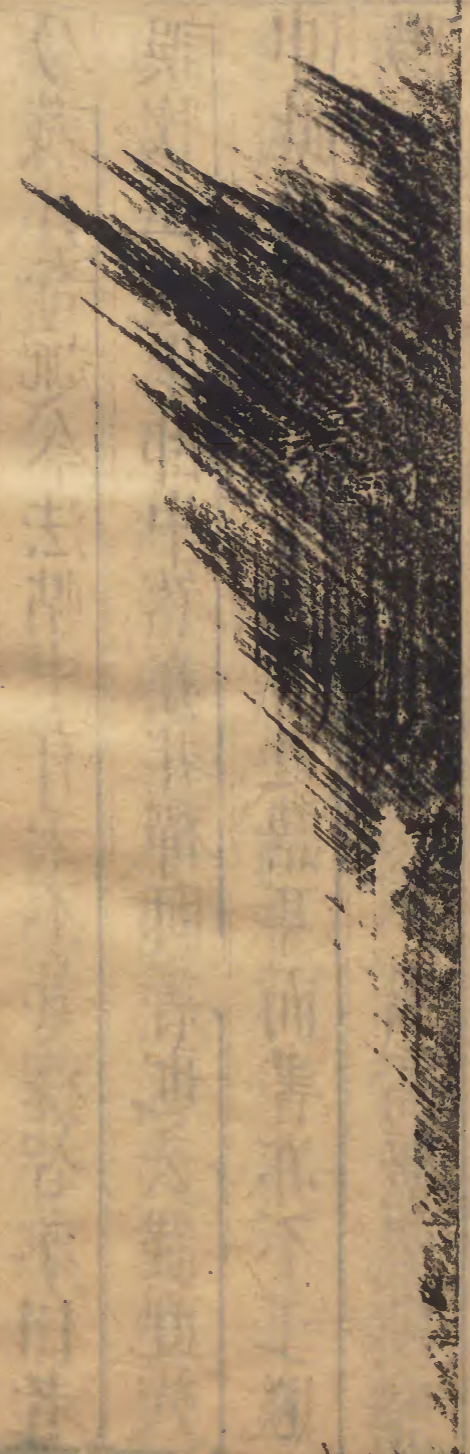
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古  
文  
七  
編  
卷  
八  
十  
一  
四  
十  
七

十二个



書唐氏六家書後

蘇軾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  
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  
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  
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  
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  
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  
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為魁梧奇偉人也  
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寢敏悟

古  
文  
七  
編

卷  
八  
十  
一

四  
十  
七



絕人今觀其書勁嶮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辯也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

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于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



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予爲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于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

夢齋銘

蘇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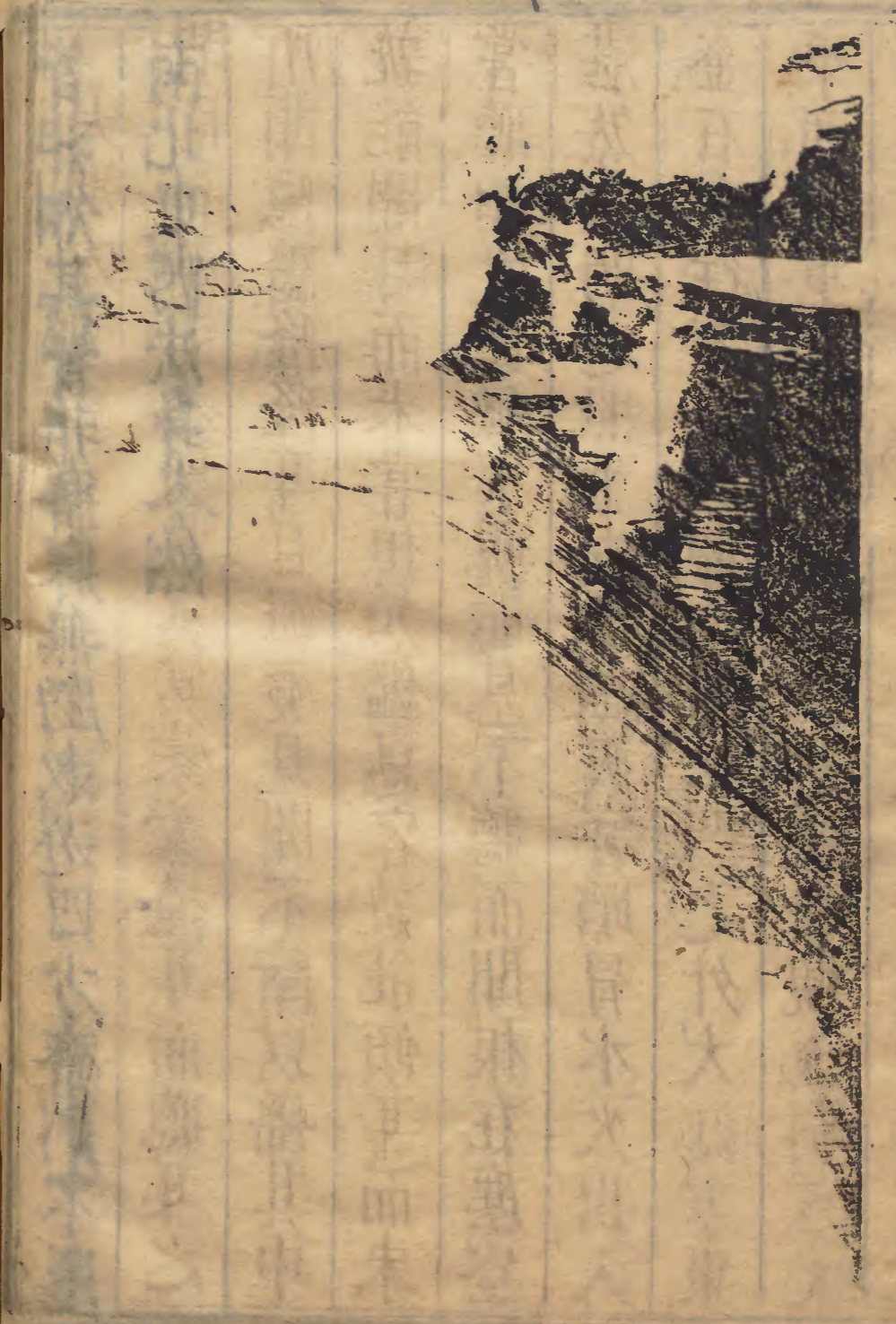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卽是覺覺卽是夢此其所以爲無夢也歟衛玠問夢于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入之心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爲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



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牧羊之與王  
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相  
識于夢中且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  
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為何  
方今日之為何日我爾之為何人也題其所寓  
室曰夢齋而子由為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  
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為正以寐為夢忽寐所遇  
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  
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虧遨遊四方齊則不遷  
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大别方丈銘

蘇軾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閉目而未嘗想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宮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别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為江所同我觀大别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擘如長虹



問何為然咲而不答寄之盲聾但見厖然秀眉  
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鍾

一黃州再祭文與可文

蘇軾

嗚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甚口秀眉忠信  
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  
道德為膏以自濯薰藝學之多蔚如秋蕢脫口  
成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  
筆硯為焚再見京師嘿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  
華芬昔藝我黍今熟其饋啜漓歌呼得淳而醺  
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  
皇皇獨違垢紛俯仰三州眷戀桑粉仁施草木



信及鹿麋昂然來歸獨立無羣俛焉復去初無  
戚忻大哉死生悽愴蒿君沒談笑大鈞徒勤  
喪之西歸我竄江濱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  
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  
歸安于墳嗚呼哀哉

志林亭堂

蘇軾

蘇子得廢園于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號  
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因繪雪於四壁之  
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  
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蘇子隱几而晝瞑栩栩  
然若有所適而方興也未覺爲物觸而寤其  
適未厭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於  
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  
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慾深今似繫馬止



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蘇子心若省而口未嘗言  
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  
爲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  
禹之行水庖丁之提刀避衆礙而散其智者也  
是故以至柔馳至剛故石有時以泐以至剛遇  
至柔故未嘗見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縛  
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釋子有惠矣用之於內可  
也今也如蠅之在囊而時動其脊脊見於外者  
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風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

知之名之於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留之故愚  
者視而驚智者起而軋吾固恠子爲今日之晚  
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爲藩外之游可乎  
蘇子曰予之於此自以爲藩外久矣子又將安  
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夫勢利不足以爲  
藩也名譽不足以爲藩也陰陽不足以爲藩也  
人道不足以爲藩也所以藩予者特智也爾智  
存諸內發而爲言則言有謂也形而爲行則行  
有謂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



之患言如狂者之妄行雖掩其口執其臂猶且  
暗鳴跼蹙之而已則藩之於人抑又固矣人之  
爲患以有身身之爲患以有心是圃之構堂將  
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雪將以佚子之心也  
身待堂而安則形固不能釋心以雪而警則神  
固不能凝子之和旣焚而燼矣燼又復然則是  
堂之作也非徒無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見雪  
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見雪之寒乎則竦然  
而毛起五官之爲害惟目爲甚故聖人不爲

乎雪乎吾見子知爲目也子其殆矣客又舉杖  
而指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雜下也均  
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豈私於凹  
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况於  
人乎予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  
名實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凹者乎蘇子曰予之  
所爲適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奈何客曰子之  
適然也適有雨則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  
以風乎雨不可繪也觀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



怒心風不可繪也見草木之披靡則使子有懼  
意觀是雪也子之內亦不能無動矣苟有動焉  
丹青之有靡麗冰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  
有眼物之所襲豈有異哉蘇子曰子之所言是  
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予不能默此正如與人  
訟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絕辭者也子以爲登  
春臺與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爲靜  
以臺觀堂則堂爲靜靜則得動則失黃帝古之  
禪也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南望而還

遺其玄珠焉游以適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  
游情寓於望則意暢情出而忘其本矣雖有良  
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珠之失也雖然  
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矣是又驚  
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收其  
近者內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人而  
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遯而僂不寒而栗  
淒凜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旣無炙手之譏又免  
飲冰之疾彼其趨趨利害之徒猖狂憂患之域



者何異探湯執熱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  
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將能爲子之所爲而子不  
能爲我之爲矣譬之厭膏粱者與之糟糠則必  
有忿詞衣文綉者被之以皮弁則必有愧色子  
之於道膏粱文綉之謂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  
爲師子以我爲資猶人之於衣食缺一不可將  
其與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論予且爲  
子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  
雪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頤頤考槃於此兮芒鞋  
濡葛衣挹清泉兮抱甕而忘其機負頃筐兮行  
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  
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  
地之大也寒暑之變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  
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終也  
釋吾之縛而脫吾之鞵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  
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  
吾不知雪之爲可觀賞吾不知世之爲可依違



性之便意之適不在於此在於羣息已動大明  
 既升吾方輾轉一觀曉隙之塵飛子不棄今我  
 其子歸客忻然而咲唯然而出蘇子隨之客顧  
 而頷之曰有若人哉

中山松醪賦

蘇軾

始予宵濟于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而識  
 淺散星宿于亭臯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  
 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  
 寸明曾何異于束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  
 流膏嗟構厦其已遠尚藥石而可曹收薄用于  
 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爝  
 之勞取通明于盤錯出肪澤于烹熬與黍麥而  
 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



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葡萄似王池之  
 生肥非內府之烝羔酌以瘦藤之紋樽薦以石  
 蟹之霜螯曾日欽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柱  
 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  
 裳以遊遨跨超峰之莽鹿接挂壁之飛猱遂從  
 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  
 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楫挈而瓢操顛倒  
 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舖歎其  
 醜糟漱松風于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勝相院經藏記

蘇軾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  
 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  
 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  
 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  
 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  
 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  
 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  
 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



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  
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饑人入于  
大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于藥市  
聞衆藥香便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  
取飽自然不饑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  
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  
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  
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  
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

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  
佛事卽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  
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  
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  
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  
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  
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  
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  
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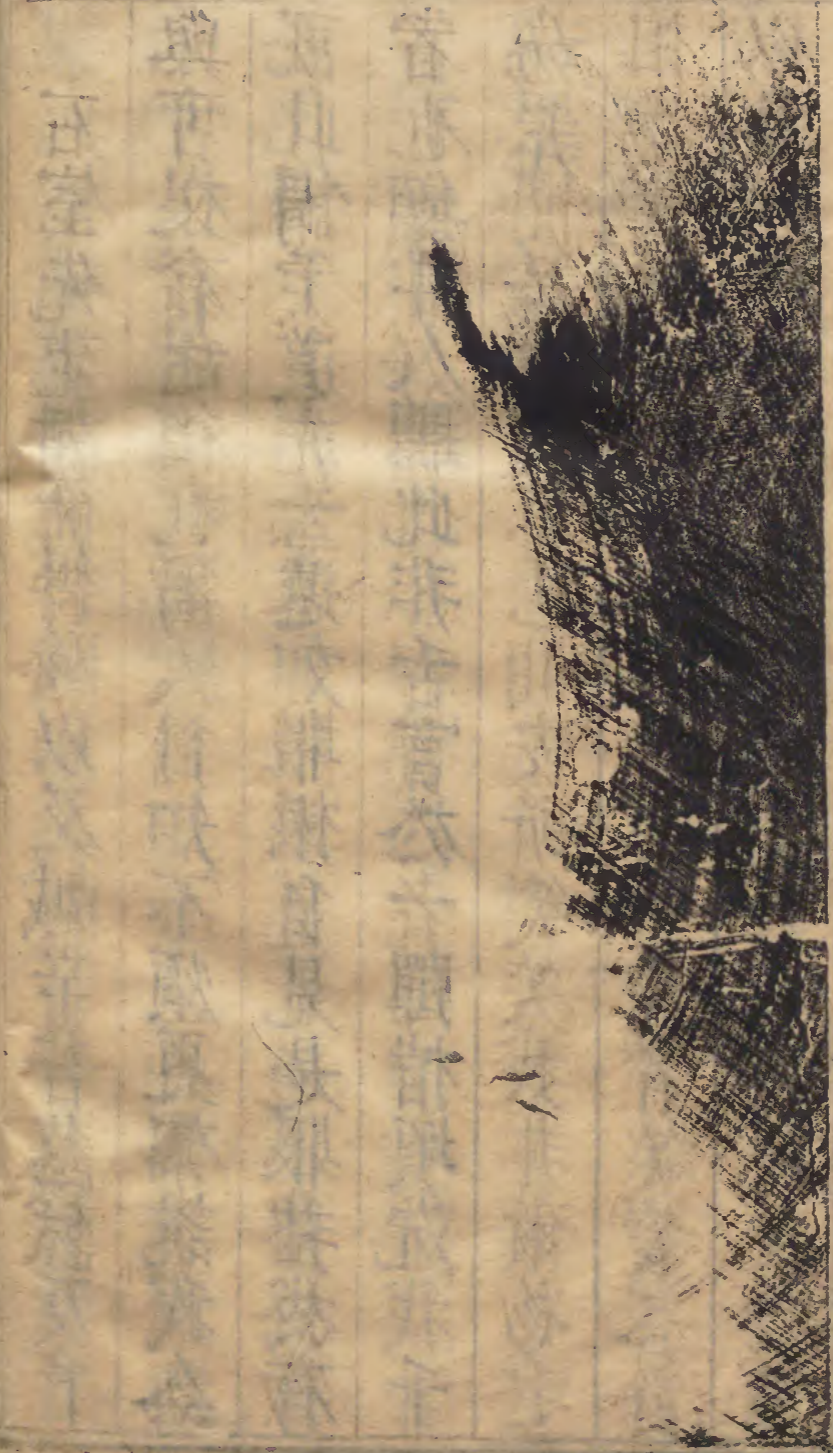


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  
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喻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

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千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石室先生畫竹贊 并序

蘇軾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遊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附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奇好奇也歟抑其不試



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于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宣召入學士院謝皇太后狀

蘇軾

衰遲無用寵既溢於當年眷待有加恩復隆於晚節使華臨賁天語丁寧聳里巷之驚觀歎朝廷之用舊伏以禁林分直法本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名次之先後斷自上心之簡求冠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凡膺此選宜得異材而臣本以忠累塵器使初無已試之效但有過實之名千里闕庭二年江海憂深投杼豈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譽伏



遇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明以七年之  
 照臨觀羣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自用雖有寬饒  
 之狂察臣招麾不移庶幾長孺之守故還舊物  
 益茂新恩臣敢不早夜以思死生不易雖桑榆  
 之景已迫殘年而犬馬之心猶思後效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蘇軾

襲九淵之神龍沕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  
 亦擇勝而栖神蔚鶯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  
 因石阜以庭宇跨飲江之鼇鼉岌飛簷與鐵柱  
 挿清江之滄淪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琨  
 吹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  
 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珠宮有玉函之老人  
 予南征其萬里友魚蝦與蛭蟻逝將去而反顧  
 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



逮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為仁

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





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恠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

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嶽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鏘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書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



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權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

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 詔封公昌黎伯

右當作石

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嶷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



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詔  
遣巫陽犧牲雞卜羞我觴於祭荔丹與蕉黃公  
不少留我涕滂翩然披髮下大荒

李太白碑陰

蘇軾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  
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  
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  
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  
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  
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  
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  
包舍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跽籍



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  
 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  
 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  
 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  
 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  
 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古文世編卷之九十二

論新法

蘇軾

擒鬼章

圓丘合祭六議

答詔論學校貢舉之法

論積欠宜寬

論河北京東盜賊

論京東盜賊

三槐堂銘



書黃子思後

代滕南辯諭乞郡

上梅直講書

上劉侍讀書

本州到任謝執政啓

稼說

古文世編卷之九十二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論新法

蘇軾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  
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  
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  
以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且聽之驚喜過



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

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



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髮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  
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  
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  
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  
財木無根則稿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  
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  
之必然不可追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  
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  
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

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曰信而後  
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  
人言雖能驟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  
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  
亡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  
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  
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  
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  
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



以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  
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  
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  
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  
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  
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  
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  
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  
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

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  
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  
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  
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  
禁拘收僧尼常任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  
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  
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  
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于人言  
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



貪利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謫豈去歲之人皆忠厚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召人人必不信謫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欲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欲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

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



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

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旣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



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邑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

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員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景揚相如皆以爲不便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負多人輕而權



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  
爭事少而負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  
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  
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  
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  
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  
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  
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  
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

之稻必用千頃之波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  
下遂信其說即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  
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  
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  
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益略盡矣今欲鑿  
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  
擾凡所擘劃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  
材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財  
力不辨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



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悞與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悞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旣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

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厝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鷄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克衙前雇直更無酬勞長役雖有長



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于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大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試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軍逃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

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以兩稅之外生出科名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



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徭品官  
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  
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  
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  
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  
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  
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役不過三日  
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大戶之役自公卿以  
降母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

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  
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  
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  
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  
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  
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恐不加恤孟子曰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  
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  
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



暴君汗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  
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  
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  
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  
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  
文只如治平之初棟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  
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  
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  
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

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若自有贏餘何  
至與官交涉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  
之餘則拘之隣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  
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反者廣  
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  
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無  
專斛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  
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平時官  
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



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  
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切  
計陛下欲考其實必先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  
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昧恐未可憑何  
以明之臣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  
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  
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資  
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  
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時財

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  
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孝昭既  
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  
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  
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  
置官屬地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  
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  
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  
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



古文世續 卷之九十二 三十三  
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  
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  
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  
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  
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  
可復收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  
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  
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  
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

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  
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  
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  
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  
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  
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  
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嬉何嘗  
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  
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



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  
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  
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  
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  
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  
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  
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  
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  
風俗之薄厚而不在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

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  
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  
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  
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  
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弑之臣衛至弱  
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  
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  
既平陳房橋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  
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三 三十三  
復河湟方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故  
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于  
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  
武北收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  
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  
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  
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  
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謹起居節飲  
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

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  
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謹節之功遲吐納之  
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  
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  
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  
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  
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  
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謹無擾獄  
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



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佑甫為相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以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

人風俗尚厚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宗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嗇夫釋之以為



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諸艱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遂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况其

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上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



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  
豈蔽賢之士至于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  
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  
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  
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  
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  
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  
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  
圖其得者旣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

皆以沉淪爲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  
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  
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  
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  
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  
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  
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  
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隘無聊利害相形不得  
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



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駟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管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靜為心使奸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

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



責旋卽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旣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不可以

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宗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



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大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若調羹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

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



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議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孫式修葺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綱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洎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

劉毅以晉武為威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哉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



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

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得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



不賢已卒其結卦對下對其愚忠而卒其之  
繼晷來如斯理至于再三渴對下離其一言對  
天不以臣為無對言者其以思之辭其對以

論擒鬼章

蘇軾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  
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  
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  
然將驕卒惰以勝為災亦不足恠故臣區區欲  
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  
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  
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  
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一百餘里歲賜旣罷和



市亦絕虜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疋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旣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陸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

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璫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璫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廼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



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  
羶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羗心服旣立之後必  
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爵  
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旣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  
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  
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  
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  
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  
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

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羗之叛也故起  
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  
不知者也雖旣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鑒元  
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  
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  
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  
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  
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于  
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



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徯往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旣聞鬼章之捷或有漸款塞之謀必將爲恭狼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

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敕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敕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反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



之人豈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  
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  
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  
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  
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  
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  
直情而徑行而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  
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  
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

事為無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  
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  
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  
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  
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  
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迺至於此不幾於有病  
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  
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  
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







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  
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  
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  
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爲不可  
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  
徧於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  
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  
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  
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

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  
祭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  
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  
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  
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  
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  
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  
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



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言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祀地豈有此理也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禮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禮獨不及五岳

四瀆乎岳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攷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採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



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會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常合祭矣時褚元亮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

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關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



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  
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  
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  
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  
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  
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  
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諸侯出  
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  
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爲政事守此則天下

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  
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萬倍於  
古力有所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  
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不復如古之簡易也  
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郊而肆  
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  
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  
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  
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議



古文世統 卷之九十二 三十四  
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  
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臣  
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  
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  
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  
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  
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  
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  
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

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為將王不親行也  
今欲定一代之禮為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  
月出師為比乎今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  
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  
禮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  
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  
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  
不能歲視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  
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



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  
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  
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  
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  
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  
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  
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  
定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  
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

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  
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祭  
藏猶恐不足郊資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  
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  
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是非臣之  
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為疏簡若獨祭地而不祭  
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  
事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愈遠  
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



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  
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  
所以議此者惟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  
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  
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  
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  
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  
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  
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于禁中望祀又非臣之

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  
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  
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  
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  
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  
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  
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  
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  
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已不能歲徧是故徧



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

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冊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二 三十一  
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  
改易郊祀廟饗以救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  
章付有司集議如有論卽須畫一解破臣所陳  
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  
患不可但執更改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  
貴嚴祀大典早以時定

荅詔論學校貢舉之法

蘇軾

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  
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  
史阜隸未嘗無人而况學校貢舉乎雖因今日  
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  
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  
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  
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旣厭雖聖  
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



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強其所不欲行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材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乎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矧今陛下必欲取德行道義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欲以時簡其不帥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欲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制何異故臣以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法不廢於吾之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百餘年治亂興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文武之長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貢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廢



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朴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人君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軻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以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不至矣德行之弊至於如此自文

章而言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策論詩賦均爲無用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科取士不過如此而已豈獨吾祖宗自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決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麗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麗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



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天下而必欲廢之近歲士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繩墨故學之易成無聲音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文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且

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旣已變爲進士曉義者又已去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能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於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何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大者



遠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攬衆才經濟世務  
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  
石耳區區之法何與焉然臣竊私憂過計者敢  
不以告王衍好莊老天下師之風俗陵夷以至  
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  
今爲笑故孔子罕言性命以爲知者少也子貢  
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能聞  
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

至以佛老爲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不售也  
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視其貌超然無着  
而不可挹此豈能真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  
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皆能如莊周以齊死  
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  
所以厲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於  
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  
詔有司試之以實學博通經史者雖朴不廢稍  
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







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倚頓亦化爲箕門圭竇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保伍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旣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

之所蝨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所謂損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



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  
求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  
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胥教令  
通指平人或云東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東  
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攝自甲及  
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出空身到官或三  
五限得一二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  
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  
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

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若用見錢  
見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  
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  
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  
然不行此酒稅利所以日虧城市房郭所以日  
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  
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  
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  
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



了無所益而民被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並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四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致虧欠兩稅失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

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老父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食猶可以生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者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切度之每州催欠吏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三 四十一 三十一  
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  
虎狼猛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  
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  
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卽  
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  
未有明文者且令本州權任催理聽候指揮其  
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碍者臣亦未敢任催伏望  
特留聖意明詔大臣早賜與決行下

論河北京東盜賊

蘇軾

臣以庸材備員用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  
竊以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  
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  
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  
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  
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竭則疊恥辱亡則齒  
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  
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



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旣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榭之下以沐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

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櫺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



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

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礦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驚恐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才力而忠



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却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治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治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治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

材石旣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



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反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

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



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  
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  
石蓋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  
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  
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  
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  
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  
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  
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

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  
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  
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  
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多者以陛下守臣  
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  
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  
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  
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  
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為每郡可歲別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三 五十三  
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  
酒予之敢以為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  
酒數百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  
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  
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  
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  
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  
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  
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

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  
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  
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  
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  
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  
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  
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  
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  
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



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  
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  
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徃徃積功  
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  
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  
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  
所趨百川走馬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它則魚  
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  
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

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  
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  
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  
之舊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土人以補牙職皆取  
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  
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  
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  
其才者第其功閱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  
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三 五十三 三百卅  
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  
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  
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  
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  
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蜂起  
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  
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  
下縱能容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  
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

論京東盜賊

蘇軾

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  
不獨穿窬胠篋椎埋發塚之姦至有飛揚跋扈  
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  
京東凶愚之民殆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  
釁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  
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漢  
高祖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黃巢宛胸  
人朱全忠碭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於京東者



不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  
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更改貢舉條制掃除  
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旣以改業而其朴  
魯强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  
意朝廷雖勅有司別立字號以以三路舉人而  
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  
不入彀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卽  
爲寒心揚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  
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

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  
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  
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  
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  
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爲朝廷計以  
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  
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  
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  
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



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  
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  
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  
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  
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  
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  
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  
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之於朝冀  
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

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旣  
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饑寒  
無告怨忿思亂會張弘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  
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鑒唐室旣往之  
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  
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切聞棐之弟岳乃  
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  
東州郡如棐岳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卽  
作賊收而用之卽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



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維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諸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卽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爲我用縱

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卽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於羣盜改惡脩善不害爲賢而况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才試用異日攘戎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陛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此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瘖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王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

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真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



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爲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旣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書黃子思詩集後

蘇軾

予嘗讀書以爲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



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  
 崎嶇亂兵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  
 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  
 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  
 於文字之表也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  
 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  
 能文者予嘗誦其詩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  
 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  
 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  
 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見於  
 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為詩如此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  
 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  
 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  
 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  
 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  
 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  
 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  
 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

代滕甫辯謗乞郡

蘇軾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  
 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  
 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  
 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  
 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  
 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  
 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  
 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一 六十四 三十四  
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  
人如已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  
其蠢愚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  
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  
若依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  
以臣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  
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  
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  
憎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

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  
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  
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  
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  
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  
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  
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  
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官之  
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交則所



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  
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  
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  
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旣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  
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  
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  
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  
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  
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  
逢以詫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  
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  
罪激切屏營之至



此處有極淡的墨迹，似為書寫或印刷的殘留，但內容不可辨。

上梅直講書

蘇軾

某官執事每讀詩至鷓鴣讀書至君奭常竊悲  
周公之不遇及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  
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  
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又何為至此顏淵  
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  
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  
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  
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



古文世系 卷之九十二 六十一 三百廿二  
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  
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所與共貧賤  
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八  
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  
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  
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  
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  
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  
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

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聚於禮部執事與歐陽  
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旣而聞之人  
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  
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  
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  
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  
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而爲  
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倖從車騎數  
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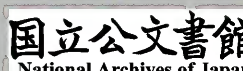


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  
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温而  
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  
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蘇軾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  
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  
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  
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  
能辦其小而不能辦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  
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  
不為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為之亂任其至難而  
不為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為之蕩夫氣也受之

上劉侍讀書

蘇軾





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  
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予之  
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  
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  
成者世之所謂大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  
論不施于成敗之間而施于窮達之際故凡所  
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  
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  
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

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  
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  
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  
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爲科條而待  
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羣望之  
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  
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  
遷之者不容於上而况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寸  
步之中執立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



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爲之表猶以  
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  
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漳滏澠  
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  
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殪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  
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爲遠  
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  
下不以爲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  
以爲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

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  
誰能辨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  
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  
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  
故請問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軾再拜



效歸問於門下以願望其其風米不且輝再積  
 美而無後於味言計其排發西去而不與  
 風幸其未至於公醉而醒以歸其下原之  
 猶謂彼之種也之為而人散之哀則聞公  
 無本車出天下而本太平其原之盛人皆同

本州到任謝執政啓

蘇軾

小器易盈宜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為有愧  
 之人到郡浹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  
 其衰殘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遲鈍雖高嬰於  
 寵劇庶漸即於安閒顧此蠢愚亦蒙微幸伏願  
 某官輔世以德事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  
 不求其備故狂直得保終始措步武于夷途收  
 桑榆之暮景某敢不欽承令德推本上心政拙  
 催科自占陽城之考姦容獄市敢師齊相之言

古文世統編  
 卷之九十二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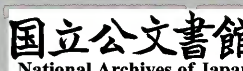
庶寡悔尤少償知遇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稼說

蘇軾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糝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銓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





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  
 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  
 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克三十而後仕五十  
 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  
 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  
 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  
 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  
 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  
 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

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  
 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第也其亦以是語之

問厚積而薄發



面問獄本曰海子由春者最也其亦以吳龍念  
其以蘇而聖蘇在廿五九次也魏歐本則





